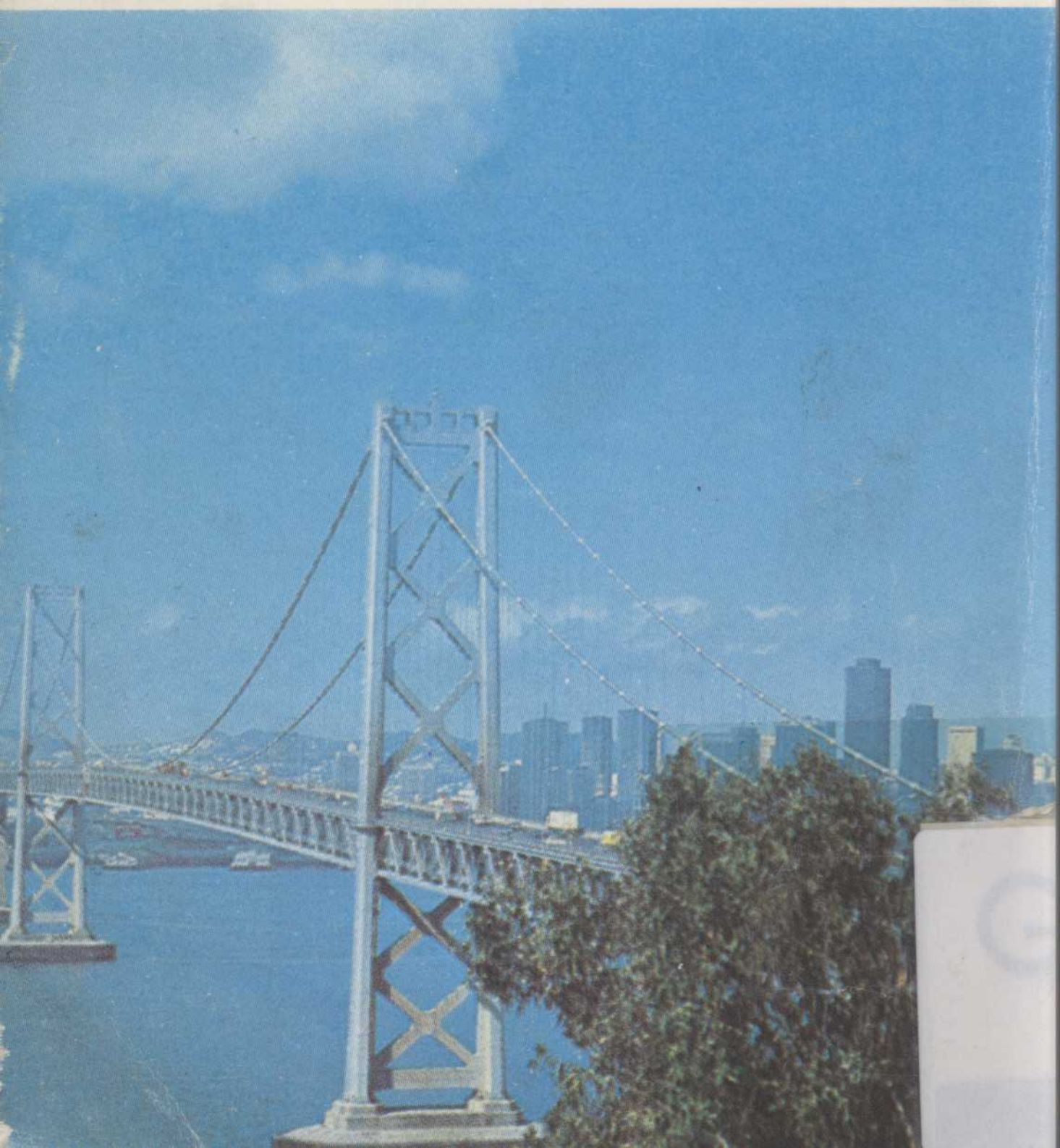


留美散記

(第二冊)

美加學訊叢書③



S

019286

G649.712

889

2

讀書時盡心
打工時盡力
遊玩時盡興

謹以本書

供有志留學朋友參考



石景堂 主編



S9000165

版權所有・禁止翻印

留美散記

美加學訊叢書之三

著者：美加學訊編輯部

發行人：叢樹朗

出版者：中西留學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南陽街46號

電話：三一四四一七
三七一一〇五五

定價：新臺幣一百元正

郵撥14567號・中華民國70年元月初版

中華民國70年12月再版

中華民國72年12月三版

中華民國75年2月四版



019286

序

自從「留美散記」初集（第一冊）出版以來，不覺已過了兩個年頭，在這段期間，陸陸續續又有成千上萬名學子出國留學。大多數的同學，曾直接間接的閱讀過這本書，我們先後接獲許多海內外讀者的感言（已分刊在各期美加學訊內），真情流露在字裏行間，使我們在忙碌之餘，也分享他們的喜樂。

誠如在初集（第一冊）的序文所說，美加學訊既已獻身為海內外中國同學的橋樑，自當善盡其職能。此次「留美散記」再接再勵出版續集（第二冊），就是一本初衷，搜集近兩年學訊的文稿編集而成，藉以答謝同學的愛護美意，並就教於先進來者。

留學經驗談，人各言殊，有痛苦，也有歡樂。因此本書收錄的文章，不假避諱兩者兼容，主要目的在提供留美生活真實的全貌。

再者，美國幅員廣闊，每位作者筆下的接觸面不盡相同，不同的題材與角度觀察，自有不同

的深刻感受。

基於此，相信所有先進的留美過來者閱畢本書，都會報以會心的微笑，對即將來美的「準留學生」而言，本書恰似一面借鏡，尤值細心體會，使日後動靜皆能瞭如指掌。

我願特別推荐本書的作者，都是美加的教授及校友，他們在忙於教學或課業之餘，以親身體驗，為同學做此最新的第一手報導，取材精宏，見解獨到，絕非坊間一般留美生活報導書籍所可比擬的。特此向執筆者致謝，並贈送此書每人五本留供紀念（稿費已於學訊各期核發）。

出書之際，特約刻在加州大學進修之蒨亮同學，為本書趕編完成，他曾為本刊奉獻過許多心力，另袁韻華小姐留學成行在即，協助亦多，在此一併致謝。

袁韻華
蒨亮
同誌

中華民國七十年元旦

于台北美加大樓

初版

七十年十二月再版

七十五年二月四版

留美散記 目次(第二冊)

太平洋上的舊曆年·····	顏元叔·····	一
耶誕將臨話基督·····	顏元叔·····	九
海外遊子·····	李振清·····	一七
三年以前·····	顏元叔·····	二一
也算過年·····	雪陽天·····	二八
出國前文化的準備·····	李玲玲·····	三五
留美經驗談·····	蕭竹青·····	三九
T. A. 一年有感·····	孟平·····	四五
R. A. 四年有感·····	王洛·····	四八
趣味英文——月名與週日名的來歷·····	顏元叔·····	五二
耶魯的新校長·····	士林·····	六〇

惶惶心緒唯讀書·····	顏元叔·····	六三
我們不要學英文·····	顏元叔·····	六九
休假的日子·····	顏元叔·····	七六
我讀「美加學訊」·····	一君·····	八六
留學生的食·····	莫平·····	八九
買車記·····	亦明·····	九三
失車記·····	周弘毅·····	九八
路州考照記·····	亦聞·····	一〇三
如何在美安全駕車與旅遊·····	鄭緯民·····	一〇六
對美國汽車維護之常識·····	陳威嶺·····	一一二
車禍如何辦·····	君歷·····	一一七
學人攜車回國叢談·····	邱文福·····	一二一
也談眷屬問題·····	王紫洛·····	一二四
畜牧系記趣·····	若行·····	一二七

黃石公園·····	顏元叔·····	一二九
我所認識的舊金山·····	藍於平·····	一四一
購物在美國·····	小君·····	一四六
郵購須知·····	王紫洛·····	一五〇
電話在美國·····	黃飛曆·····	一五四
搭機常識·····	陳啓迪·····	一五七
漫談打工·····	亦明·····	一六三
漫談美國化工就業情形·····	舒成光·····	一六八
記一次同學聚會·····	詹芳政·····	一七三
漫談熱門冷門科系·····	趙嘉崇·····	一七六
何謂「DMRT」、「MEAT」及「MAT」·····	季航儀·····	一七九
出國留學之我見·····	吳方·····	一八四
一位女留學生的控訴·····	·	一八七
回來真好·····	曙影·····	一九〇

太平洋上的舊曆年

顏元叔

這個題目似乎很神祕，其實我沒有故作神祕的意思，只是覺得它新鮮而已。新鮮之餘，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對我而言，過舊曆年已經不是一項單純的活動，單純的興奮或單純的懷鄉，而是回憶複雜經驗參差的一項事體，因為我在大陸過過舊曆年，在台灣過過舊曆年，在美國過過舊曆年。當我一想到舊曆年，三種地點所提供三種不同滋味，一齊湧上心頭，非甜非苦，非酸非辣，既甜既苦，既酸既辣，如此莫明其妙的一堆雜感，如此難以認定一團雜思，就好比太平洋上多變而無形的風雲，於是說太平洋上的舊曆年，至少有點超現實的根由。過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年，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意識，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生活方式，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環境。如今，這道道地地的中國，不知道要求之於什麼蓬萊仙島，而道道地地的中國年，也便如海市蜃樓，恍惚在煙雲間，則說太平洋上的舊曆年，不亦宜乎！

中國年究竟是個中國的年，可是中國變化到如今這個樣子，而且繼續在變，中國年要保持舊

觀，變成了傷感的不可能。中華民族大概是最有自省反省力的民族，常常把古老的傳統，呼之爲陋習。過陰曆年不要拜年，過陰曆年不要大吃大喝，過陰曆年不要打牌賭博：這些都是陋習，做了要不得。當然，有些習俗是陋習，陋習應該革除；應該拔出慧劍，唯陋習之務去！可是，就我個人而言，我對於陋習還是有某種程度的愛好，就像掃舊了的掃把，就像穿舊了的鞋，你捨不得一下子把它丟掉，因爲它曾經是你的生活編織中的一根縷，而它的老舊就是你的生活上結晶的一點小成就。當然，舊了老了，是該丟掉，留着佔地方，十分的不經濟。但是，你還是敝帚自珍，敝屣也不捨得往路邊一拋，這就對了，因爲你是人。學者們告訴我們，沒有歷史意識不是人：用我的平凡的話來說，沒有戀舊之情不是人。所以，對於陋習，不管它怎麼陋怎麼壞怎麼不經濟，我是有點捨不得的。

譬如說放鞭炮吧。陋習！可是，過年不放鞭炮，怎麼算是過年？記得從前在大陸家鄉過年，放鞭炮是件大事情。媽媽辦年貨，一張紅紙單列下一連串的項目，鞭炮一項總不是放在最後。媽媽的規矩，或者說家鄉的規矩，三十晚吃年夜飯要放一掛五百响，臨睡前關財門要放散炮虫（即台灣的所謂排炮），而初一大清早出行，一年的大吉大利就看這個早晨，放鞭炮是重頭戲。跨出兩邊貼着紅對聯「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的大門，橫樑上貼着吊牌上書「出行大吉」，第一件事便是在門檻邊掛起一串「千子圖」（即一千响的鞭炮），拿香頭一點，一院子熱鬧地

放了起來。看看紅紙鞭炮一個個從火花迸冒的引信上掉下來，有的掉到半途，便一閃光炸裂開來，拍々々々，圍觀者的表情是激奮的，也是嚴肅的。因爲，這是一項神聖的禮儀，以鞭炮的炸裂大聲宣稱一年之來到，春日之降臨。若是這一串鞭炮，通常長達丈許，放到中途突然熄火，這便是大大的不祥之兆。我們家有一年在鄉下過年，那初一出行放的千子圖，放到一半忽然不响了，熄掉了，大家一陣心悸；突然，地上還在炸裂的鞭炮，跳上來一個，居然那麼巧，正跳上那熄火的引信，把引信又點燃上，千子圖又重新嗶拍起來。大家一陣驚訝，隨之歡呼起來，加倍的互道恭禧。雖然如此，那年我父親還是大病一場。這個故事，媽媽至今還常說起。由此可見，放鞭炮對於過年的重要。

來台灣近三十年了，年年過年還都放鞭炮；只是早年放得多，近幾年越來越少放了。在台灣過年，在台北過年，究竟不同於在家鄉村子裏過年。那農村的環境是最適宜於過農曆年的。一個村莊裏幾十幢磚瓦房屋，前面是一片農田，後面是一脈青山，你要放鞭炮，不但不會吵着人家，造成聽覺污染，寂靜的山林田野，正好給鞭炮來鬧它一鬧，顯得有生氣些。像台北這樣的大都市，屋子擠屋子，人擠人，一個炮仗在自己腳邊放，也可能炸上人家的衣裙。至於放衝天炮，不知那帶着火星的殘骸落於何方，要落在人家的舊報紙堆裏，那就不堪設想。這些個考慮固然有理，可是當我看到這幾年來，警察大抓鞭炮販賣給小孩玩，我心裏却若有所失。我很難想像一個無鞭

炮的新年，一個無聲無聞的新年，這算什麼新年！虧得我們都是有情人，雖然口頭說禁止放鞭炮，事實上還讓這種陋習留存下來。所以，每年過年，特別是卅日深夜零時以後，我都十分激奮地聽着三張犁六張犁那邊傳來的爆竹聲，濃密時真是一年之始，好不興奮。爲了湊熱鬧，我也跑出門外，燃上數掛排炮，向黑暗的巷道摔去，炸得兩邊的樹木閃閃發亮。

說到鞭炮，便想起那個不准放鞭炮的美國，我在美國大概過了六個年吧，不曾放一只鞭炮，連見都幾乎沒有見過。當然，讀我這篇文章的若干讀者，會笑我孤陋寡聞：美國有些州是可以放鞭炮的，像懷俄明州。不過，我住過的地方，只准七月四日集體放點花炮，此外便悄然無聲。我沒有在唐人街過過年，不知唐人街上的唐人還能堅持舊俗，三十晚大初一，給它放上幾掛五千响？散居在美國各地的華人，陰曆年必然是靜靜渡過，聞不到一聲的嗶拍。也許，在收到的賀年卡裏，圖片上一個鮮紅的大花炮；一個紮着牛角小髮髻的兒童在點燃，這就是他能體驗的全部的激情。

爲什麼叫人家不要拜年？難道拜年是什麼壞事？當然，假如說利用拜年的機會，向上司去獻媚，那另作別論；否則的話，拜拜年總是好的。究竟什麼叫過年，過年就是一股熱絡勁，大家喜氣洋洋的，你見我打恭作揖，我見着你大呼賀喜。好久不見面的親友，特地轉三趟公車，爲的是見一個面，作一個揖，磕幾粒瓜子，轉身又去看望另一位。理性的人當然會認爲：這三張公車票可

以省下來。我的意思是，爲着興趣而活，爲着這一陣喜氣而奔波，是蠻值得的。當然，你恭喜人家，人家恭喜你，這全是唇舌間吹出來的空氣，沒有實質；不過，趁着有憂愁也暫時壓在眉梢之下的歡喜日子，大家陶陶地樂一樂，好像對天地靈氣的流轉，也許不無好處。

當年我們在大陸鄉下拜年，是過年期間唯一的正經事，也是樂事。我們先在村子裏拜年，一家家拜過去，都是走到人家大門口，大叫一聲賀喜，主人便跨出門檻邀迎，連呼「菓杯，菓杯」！菓杯之意，就是坐上他的堂屋正中已經擺好的七碟或九碟糕菓，磕幾粒瓜子或剝兩粒花生，喝他一鐘溫熱的新鮮嫩甜酒。這叫做「菓杯」——想必是名詞當成動詞用。你當然是沒有時間每家「菓杯」，在大門口互道賀喜，便轉身去另一家去。一路上拜年的人，絡繹不絕，於是路上的賀喜聲，此起彼落。向長輩拜年或向新親家拜年，莊重其事的，長袍袖筒裏藏着一掛鞭炮，接近門口便點燃起來，提在手裏，一邊口呼賀喜，一邊垂在手下的鞭炮嘩啪不已，真是熱鬧。有一年，全村的人都提着鞭炮，來我們家向爸爸媽媽拜年，幾十掛鞭炮一路放起來，到了大門口，便把剩下的一截丟進門側石牆的角落，然後進入我們的堂屋內，七、八桌人，都穿着長袍，穿着白底的青布鞋，一起「菓杯」，真是熱鬧！

從大陸來台灣的人，很快就覺得台灣有第二故鄉的感覺，主要是因爲台灣本地的過年過節的風俗習慣，跟大陸差不多。我看見那些歐巴桑帶着兒子媳婦孫子孫女大包小包擠滿一輛計程車，

不知馳向那裏去拜年，我就心裏自然覺得暖暖的。我的習慣是向左鄰右舍先拜個年，然後偕妻兒徒步走到山後五里外的木柵去，說也真巧，每年的正月初一似乎總是好天氣，在暖暖的太陽下，走過辛亥隧道，走入青山夾着人行道，心裏的舒暢感油然而生。兒子們沿路燃放單響炮，我在他們身上看見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有一年當我還蟄居在麥廸森的一元一日的學生宿舍的時候，我接到一個電話，電話中有人說：「恭喜！」我說：「恭喜什麼啊？」他說：「恭喜拜年。」我說：「拜什麼年？」他說：「你是在睡覺還是醒着？」我說：「廢話，我不醒着還能跟你說話？」他說：「那你怎麼不知道今天是大年初一呀！」我說：「真的呀？真的是大年初一呀？」我興奮起來了，對方已經把電話掛掉。那是大清晨，我連忙揉着惺忪的眼，去看牆上唐人街什麼店印贈的月曆，果然在粗黑的阿拉伯大字下面，細細的四個蚊子般的小字：「正月初一」。我兀自驚訝着：「今天真是大年初一！」我立刻回撥一個電話，我連聲說：「恭喜，恭喜！」電話中傳來生氣的聲音：「你唸書唸昏頭啦，過年也搞不清楚！」我在美國過了六個年，這是唯一的一次拜年，而且幾乎是錯過了。其實，就是天天盯住日曆月曆，看着新年迤邐而近，又有什麼用？頂多自己在三十晚油炸兩塊豬排加菜，而你的美國同房知道了。他會打趣地說：「真的嗎？中國新年？那你該去舊金山唐人街。」當然，你心裏會說：「最好是回台灣。」

新年期間，大吃大喝，呼廬喝雉，這些可算是法定上的陋習。大吃大喝，搞得上嘔下瀉；呼廬喝雉，把壓歲錢都輸光了，有人會說痛心，我說還是值得的。一個人一年三百六十天活得正正經經，規規矩矩，早餐只吃半個蛋白，週末指尖不觸白板，剩下的那五天，放鬆一點，甚至瘋狂瘋狂，我覺得是蠻衛生的。假使我們處在太平盛世，假使我是滿清皇上或大明天子，我會勅令全國，農曆新年期間法定爲中國狂歡節。我們中國人是一個嚴肅的民族，加之胼手胝足的謀生不易，一年到底，笑聲是不多聞的。就算是有錢人，平日滿胸腔的算盤子打得你放一串無止境的鞭炮，也不是真正歡欣的生活。但是，人的性情，人的性靈，乃至人的肉體健康，需要忘我之調節，需要恣縱奔放的發洩。西洋中古以來的天主教會，便深諳此理，制訂了定期的狂歡節日，而巴西至今尚盛行的狂歡節，即是這個傳統的遺留。人的真性情，不論是好是壞，只能壓抑，只能整治，那是消滅不了的。而且整得太厲害，壓得太慘烈，說不定於個人於群體，都會偶而迸發成大毛病，而狂歡可能有治療性的宣洩效果。

我覺得咱們的舊曆年節，在原始型態上，可能就是一種狂歡節，也許不如西洋人之放縱，那也獲得宣洩的效果。當我想起故鄉的農夫，春耕夏耘秋穫的僂僂，到了過年，一個個腰肢伸直了，一年只穿一次的長綿袍拖到了布鞋的脚背，二十、三十人聚在祠堂裏搖着竹筒裏的骰子，銅板紙鈔往方格裏狠命一丟，他們完全是不同的一個人，他們在忘情忘我裏，透露了真我的另一面。

月半過後，龍燈舞完，長袍腿下，短衫上身，偻偻的身體在觀察池塘邊竹簍裏泡水的穀芽：一年的辛勤又開始了，你能吝嗇他半月的忘懷的歡樂？！

耶誕將臨話基督

顏元叔

這是我的習慣。我走入任何寺廟，必定在菩薩或神像前面，行三鞠躬禮；然後往聚福箱塞入二十到五十新台幣，作為清潔費。這是我的一個小小的堅持：我覺得我們走入任何公共場合，既然利用了或享受了這個公共場合，便對它的清潔維護，要負應該負的一部份責任。若是省立博物館，若是市立公園，那我們在納稅中償付了這一份責任。非公立的這些廟宇之類，我們應該各別捐獻一點點，算是個人對環境維護的付出。否則，你不捐，我不捐，大家都不捐，那那有那麼美的整潔乃至肅穆清靜的環境，供我們去遊賞？你走入任何寺院，你的腳上鞋上亦必帶了幾粒灰塵吧，這幾粒灰塵就會落在人家洗刷乾淨的大廳的磨石子地上；你應該為你的「污染」負責，拿出十塊二十塊錢，供人雇工打掃。假使你一毛不拔，名山勝利，你盡興遊覽了一通，你便是有所獲而不肯有所付，你這便是一次小小的「貪污行為」。

講到我在任何神像前面行禮，這只是表示我的平常人的敬意。任何神祇，祂本身有十分可敬